

拒絕王丹來港合情合理合法

黃熾華 香港政治經濟文化學會副理事長

港府拒絕王丹入境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情，是符合國情和港情，中國領土主權要維護，不許分裂、顛覆分子進入屬中國領土活動，符合十三億同胞的愛國之情；香港同胞要求香港安定繁榮，要為偉大祖國母親的崛起作出貢獻，不許藉「悼念」破壞、離開香港與祖國的骨肉關係，這是港情；合理，是合乎道理，「喪禮」已被人扭曲為政治活動，「悼魂曲」正被吹成反中反共大合唱，是為有悖道理；合法，是港府照足《基本法》和入境條例，體現了在中央政府授權下實行「一國兩制、高度自治」的方針。

因王丹被入境處拒絕來港一事，有人說甚麼香港特區政府「拒絕讓王丹來港是把高度自治拱手讓給別人」。這真是一派胡言！首先我們要問：香港能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從何而來？是《基本法》在序言中所寫：「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實行的制度，以保障國家對香港基本方針的實施」；並在第二條指：「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授權香港特別行政區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即是說，高度自治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大規定和授予的。國家給香港特區多少權力，就有多少權力、其中並無「剩餘權力」的空子可用可鑽。特區政府決定甚麼人不能入境，與履行高度自治並不相悖，也體現了在中央政府授權下實行高度自治的方針。明確這個前提，高度自治才有保障。

拒絕王丹入境 維護「一國兩制」方針

其次，應該明白，高度自治是香港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體現。「一國兩制」的前提是一國，即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兩制是在一國之下內地實行社會主義制度、香港實行資本主義制度。兩種制度並存殊途同歸都要維護國家的

領土和主權的完整。「公社黨」去年歪曲高度自治，其頭面人物鼓吹為高度自治，並通過搞所謂「五區公投」、「全民起義」推行「港獨」，嚴重違憲違法，結果遭到可耻的失敗。今日有人把高度自治高唱入雲，調子正與高度自治合拍；要在「自治」幌子下實行「自決」；拋棄「一國」，讓長期從事顛覆中央政府活動的王丹入境；藉悼念司徒華之名與香港反中亂港的政治團體糾結在一處，把高度自治拱手讓給這一小撮反中反共勢力為所欲為，卻倒打一耙誣蔑特區政府把高度自治「拱手讓給別人」。

「喪禮」政治化暴露反中亂港用心

其三，港府拒絕王丹入境完全合情、合理、合法。合情，是符合國情和港情，中國領土主權要維護，不許分裂、顛覆分子進入屬中國領土活動，合十三億同胞的愛國之情；香港同胞要求香港安定繁榮，要為偉大祖國母親的崛起作出貢獻，不許藉「悼念」破壞、離開香港與祖國的骨肉關係，這是港情。合理，是合乎道理，「喪禮」已被人扭曲為政治活動，「悼魂曲」正被吹成反中反共大合唱，是為有悖道理。合法，是港府照足《基本法》和入境條例，某些人撈不到任何稻草。

炮製「拱手讓給別人」的論調，是加入反中反共的醜惡大合唱。

中國和平發展 有利世界大同

利 和

能取得單方面的軍事優勢」。由此可見，美國看重的是軍事力量，看不見「無形」的力量。

但是，中國不會主動地在軍事上以美國為敵的，也不會主動地與美國對抗的。中國將以和平的方式發展壯大自己，讓其他國家分享到中國發展的成果，形成一種利己利人，與天下人共利的發展模式，並發揮示範效應，擴大無形的影響力。在這樣的影響力的作用下，重新建立一種更公平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使世界各國、各民族能在公正公平的條件下發展自己，使單邊霸權主義越來越行不通，讓世界各國通力合作解決人類共同面臨的問題，讓全世界生活逐步地達到小康水準，讓人類的進步事業更好地發展。

在這個過程中，中國不會損人利己，美國人民也不會受到傷害，他們將生活在一個更安全的世界裡，不需像現在這樣時時處處設防。這個過程也是一個符合人類整體利益的過程。



虎辭舊歲，兔迎新年。祈望「苦(虎)盡甘來」、大家可以「吐(兔)氣揚眉」。祈盼在新的一年里，祖國各項建設取得更大成就，國泰民安，中國人民向實現小康社會更邁進一步。

2011年亦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九十周年之大喜大慶日子，為隆重紀念這一盛事，回顧總結近一個世紀以來黨的發展歷程，中央黨史研究室歷時16年重新編纂了《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二卷)，在書中上百位黨史專家學者以務實求理、實事求是的態度，首次坦然承認自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夕(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29年間，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存在之三大失誤：經濟建設急於求成、所有制結構急於求純、階級鬥爭擴大化(包括：大躍進運動、反右傾鬥爭、文化大革命等)。

以史為鑑是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回顧當年毛澤東主席制定了「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力爭在「十五年內超英趕美」。為盡快實現這一目標，全國掀起了大躍進高潮。「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產」，農村出現虛報糧食產量的浮誇作風，藐視自然規律的結果使人民深受其害。由於農業失誤，加上1959-61年的三年自然災害，那時逃到香港的內地民眾大約有20至30萬人。猶記得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內地物資匱乏、生活貧窮，港人回鄉總是提着大包小包的衣物、食品，郵局裡也常常擠滿寄郵包接濟內地親戚朋友的香港市民。風水輪流轉，如今每逢周末、假期，香港的許多名店、食肆都能見到成群結隊來港消費、購物的內地同胞；而港人回鄉順便買些價廉物美的內地產品返港之現象更是司空見慣。

《黨史》(二卷)中對文化大革命予以徹底否定，稱為「十年動亂、一場浩劫，沒有任何進步意義」，「文革」後期，「四人幫」當道，禍國殃民，迫害了不少開國功臣、科學家、文學家，損失相當多的人才。巴金在他的《隨想錄》中以一個文學家的眼光極力批評，提議成立「文革紀念館」警惕世人，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李瑞環在他的著作《辨證法隨談》也指出進行「文革」是不對的。

這次喜見《黨史》(二卷)出版，以史為重、正本清源。黨中央這種客觀評價歷史、勇於反省認錯的作風令人折服，增加了人們對黨和國家的信心，在國際上獲得良好印象。冀望今後進一步以法治國，「文明禮貌、謙和民主」形成風氣，則祖國將更加繁榮、富強、進步！

菜園村收地合理 吳志森邏輯荒謬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將基建工程政治化過去一向如是，不難理解，但吳志森身為港台主持人，沒有在節目上解釋事件真相，邀請政府官員解說，反而不斷邀請那些激進保育人士上電台大數收地的不是，吳志森更利用大氣電波顛倒是非黑白，為村民不合理的行徑塗脂抹粉，連基本主持人中立客觀的操守也不顧，其人受盡社會的口誅筆伐不是沒有道理的。



■菜園村示威者抱鐵架攀圍板。

美聯社

保安及工人，他們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市民不禁會問，既然政府已提出了極優厚的補償，而工人不過是依指示行事，這些保育人士有必要對他們百般刁難，甚至暴力衝撞嗎？

補償合情合理 不容工程拖延

事實上，絕大部分村民已經接受了政府的補償方案，只餘下少部分仍然拒絕遷出，原因是他們堅持要在另覓農地事宜解決後才遷出，但現在他們與賣地方存有分歧，需要時間解決，所以不肯離村。這種說法也成為激進保育人士發難的主要理據。然而，這個理據不值一駁，首先他們早已取得了大筆的補償金，經常在電話上訴說政府不是的那位大姐，已經取走了過千萬元，如果她對收地補償這麼不滿，為什麼卻將大筆補償先袋袋平安。既然錢收了，覓地重建屬於私人事宜，怎可能因為私人交易拖延，就要整個收地行動停下來，要整個高鐵工程停下來，因工程延遲所導致的成本增加又如何計算？

少部分村民一時未能覓地，政府提供協助無可厚非，但這絕非不遷不拆的理由，也絕非暴力衝擊拆卸工人的理由。道理是十分明白的。然而，那位反對派的「政治打手」吳志森卻對事實視而不見，對村民自私的行為不置一辭，在報章不斷撰文扭曲事實，誣蔑政府的收地行動，更將政府收地興建高鐵說成是「村民幾十年來選擇了這種半農半工的生活方式，但一聲高鐵來了，就要毀人家園，奪人私產，這算合理嗎？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願意繼續保留菜園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務農生活，但『帝力』卻偏偏找上門來，別無選擇，只能含着淚水，把經營幾十年的家園連根拔起，這算合理嗎？」

全世界政府要發展，要興建大型基建，總免不了要徵收土地，搬遷原居民。如果因為這些行動會令到部分村民不便，就不要做任何建設，這種邏輯在世界可能只此吳志森一家。而且收地是政府的法定權力，有法律作依據，社會的關注點應是補償方案是否合理。但現在社會民意不單認為補償方案優厚，而且覺得是太過優厚了，不少輿論都擔心會開了一個壞先例，令未來收地的成本更高。村民要上樓的就上樓、要買居屋的就買居屋、要覓地建村就覓地，補償金一元不少，收地符合法律，怎麼能說成是政府「毀人家園」呢？那麼舊區重建、清拆危樓是否又是「毀人家園」呢？

吳志森憑什麼代表村民？

況且，吳志森憑什麼代表絕大部分村民說「如果可以的話，他們願意繼續保留菜園村，過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務農生活。」事實是大部分村民早已同意補償，去過新的生活，留下來的除了是覓地事宜未處理好的村民，或對補償仍不滿意，要再多一點的村民外，就是一班激進保育人士，他們基本上凡是建設都要反對，這些人怎能代表大部分村民？吳志森的說法從來只是他的一家之言，卻要裝出一副為村民發聲的樣子。但政府的公帑運用、高鐵的工程又誰人來關注。這樣的主持人全無社會責任，全無是非標準，能在港台發聲實在令人驚訝。

收地爭議在全世界都不鮮見，解決的方法是依法辦事，訴諸法律，必要時由法庭作出判決，而非訴諸政治壓力。但現在菜園村收地的背後，除了一班激進保育人士外，還有一班反對派政客在發功支持。事實上，反對派一直高調插手菜園村收地，反對派的如意算盤是將高鐵工程不斷阻撓，隨着通脹及建築成本的上升，未來造價肯定會更貴，他們就更有理由去反對高鐵。反對派兩面三刀，將一項基建變成政治事件，衝擊特區政府權威，製造政治對抗，目的只是為了未來選舉作準備，為反對派提供足夠的彈藥。

反對派將工程政治化過去一向如是，不難理解，但吳志森身為港台主持人，沒有在節目上解釋事件真相，邀請政府官員解說，反而不斷邀請那些激進保育人士上電台大數收地的不是，吳志森更利用大氣電波顛倒是非黑白，將村民不合理的行徑塗脂抹粉，連基本主持人中立客觀的操守也不顧，其人受盡社會的口誅筆伐不是沒有道理的。

不做第二VS延長機遇期

劉斯路 資深評論員



中美元首再開峰會，雖然宣稱的都是尋找共同點和共同利益，加強在未來國際事務上的合作，美國大戰略家布熱津斯基甚至將這次峰會堪比三十年前鄧小平訪美。其實，中美各有算盤，美國就是奧巴馬的那句話：「美國不做第二。」即不願成為中國之下的國家；中國則是不能讓美國阻擋自己發展的步伐，可見的北京策略是「延長機遇期」。

如何判斷未來的中美關係，如何評價胡錦濤訪美，國際觀察家議論紛紛，見仁見智，筆者以為相當多人都忽視了中美雙方都心照不宣的一個大背景，那就是在美國結束「反恐」兩場戰爭之後的時代。

「反恐」居次要 中美角力難免

美國已撤出伊拉克戰場，撤出阿富汗戰場雖未必完全按計劃而行，但也是大勢所趨，儘管清剿塔利班戰果也未必如意，但抽身而出是美國兩黨的共識。美國已經明確未來的戰略目標，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美國不做第二」。而中國在過去十年藉美國忙於「反恐」，贏得了一個大機遇期中的「特別黃金機遇期」，一舉超越日本，成為了名副其實的「世界老二」。因此，所謂這次胡奧會之後中美及全球將迎來一個新時代，那就是「反恐」之後的時代。這個時代到底應該如何稱謂，可能目前命名還為時過早，但是「反恐」退居次要地位將是事實。至於未來的時代，是否成為中美「爭霸」的時代，這正是多數「猜想」的命題。相信，即使中美不至於像美蘇那樣爭霸，但是中美之間的角力則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美國不做第二」，挽救美國下降的頹勢，角力的目標只能是指向中國。中國既要崛起，當然也不甘心被他國阻撓。在失去「反恐」的掩護之後，也必然要謀求新的發展之路。

中國遇到發展機遇期的判斷是鄧小平提出的，他判斷世界和平發展是主流，世界大戰將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不可能發生，故中國要埋頭苦幹，一心一意謀發展；而中國的對外關係百分之一百為維護中國和平發展的國際環境服務。不過，鄧小平訪美後的中美蜜月到「蘇東波」就結束，蘇聯垮台使美國不再需要中國這個幫手。實際上，中國的機遇期有可能在那時就結束，惟鄧小平又提出「韜光養晦」的方針，躲過西方社會制裁這一劫。到了美國反恐十年，不得不忽略亞洲、忽略中國，北京趁機發圍，一舉躍上超越英法德日的大台階。

當下，國際形勢又到了一個拐點，那就是美國很快從反恐兩個泥潭抽身，在此之後美國會否全力圍堵中國，中國則必須全力應付反圍堵，而使到中國發展的機遇期告一段落呢？這恐怕是北京不得不面對的問題。無疑，中國的未來總體戰略是堅定不移的，那還是「一心一意謀發展」，因此，「延長機



■美國強化美日、美韓同盟。圖為1月11日美核航母「卡爾·文森」號抵達韓國釜山。

遇期」是必然之義。

中國對美堅持「二不」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訪美前，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說，「我並不認為任何人有能力在亞太地區構成對中國的包圍圈」。「無人有能力包圍中國」，這個判斷，相信得到國際社會多數人的認同。通俗地說，就是中美關係走到今天，美國要啃中國也不是輕易啃得動，而且不但不佔便宜反而做了虧本生意。不過，沒有能力不等於不想，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的事情往往有人還要做。美國強化美日、美韓同盟，拉緊澳洲，重建與東盟關係，同時與印度構築準同盟關係，如果說美國這一系列動作都不是針對中國，相信連小孩子也不會相信。中國要延長機遇期，就要有反圍堵的準備，同時還要有適當的策略。

可以觀察到，事實上，中國對美還是堅持「二不」策略，那就是一不挑戰美國現存的利益，包括其在亞洲的利益；二不搞對抗，即使雙方存在分歧，也不採取對抗的方式解決。相反，努力尋找共同點，緩解分歧。如果又贏得十年機遇期，那就是勝利。

當下，真正需要認真思考的是美國，球在美國一方。也許，要美國完全放棄圍堵戰略是不現實。但是，要奧巴馬和他的智囊明白正視中國崛起，並在與中國合作中可獲得更多好處，則是可能的。

以史為鑑 坦誠認錯 善莫大矣

方潤華